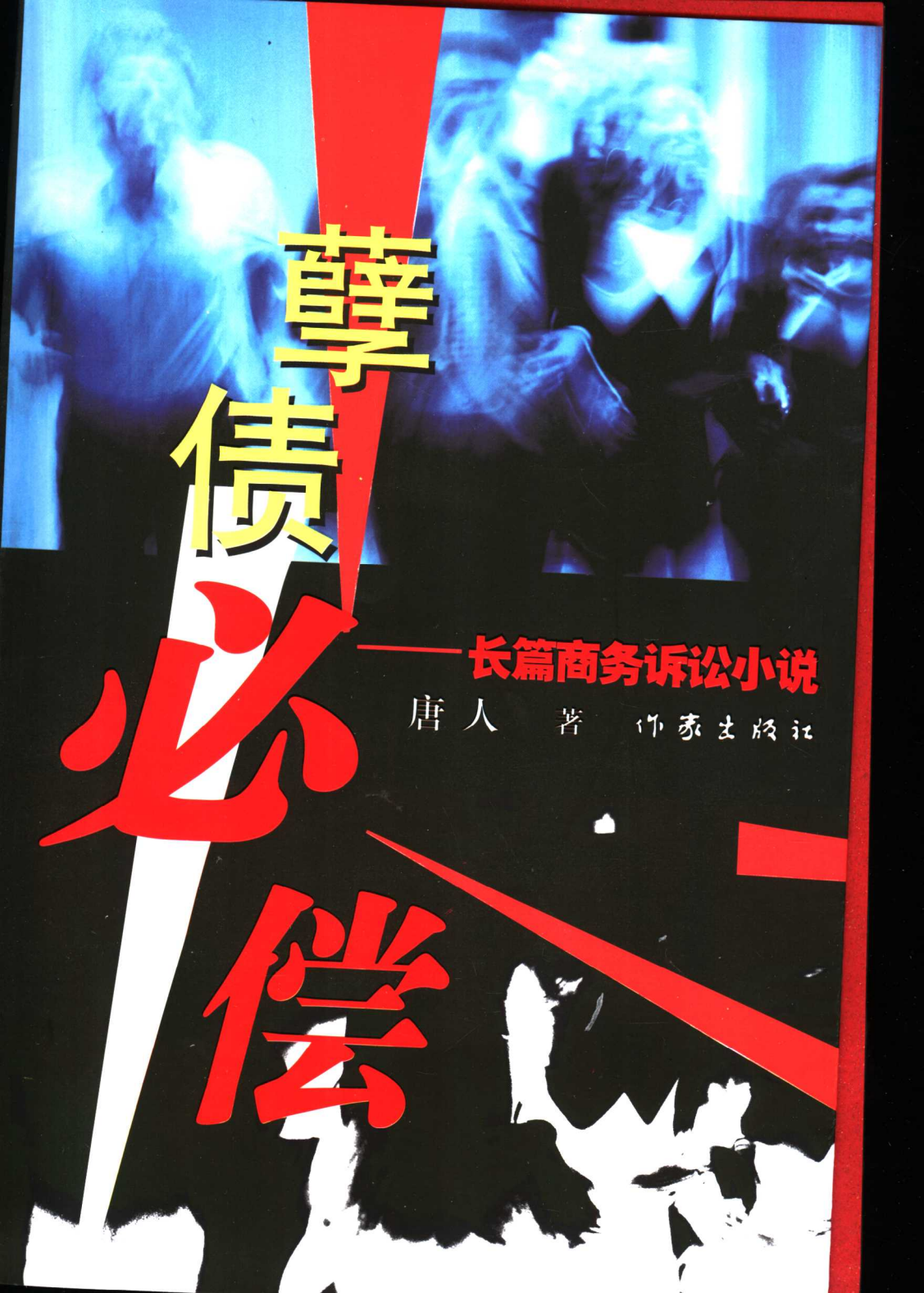




孽 债

——长篇商务诉讼小说

唐人 著 作家出版社

必 偿



孽债 ——长篇商务诉讼小说 必偿

唐人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孽债必偿/唐人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12
ISBN 7-5063-2520-9

I. 孽…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4349 号

孽债必偿

作者: 唐 人

责任编辑: 任度 叶兮钟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60 千

印张: 12.25

插页: 3

印数: 001-15000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520-9/I·2504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唐人 原名王茂堂，山东淄博市人。受父辈影响，自幼酷爱文学创作，曾尝试过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等各类文学体裁的写作。著有《此女竟无家》、《不朽的灵魂》等三部长篇小说。现为自由撰稿人。

目 录

1. 一笔风险交易和遽然而至的信任危机	1
2. 苍老的叹息与不期而至的老学究	11
3. 似曾相识的丁丁和拒认老父的女儿	23
4. 要命的孤注一掷与卑劣的性贿赂案	35
5. 冰冰的出走和一个丑恶灵魂的颤栗	49
6. 河东狮吼与一个裸奔的女人	60
7. 拣垃圾的母亲和泡网吧的儿子	74
8. 表面上的豪爽义气与私下里的尔虞我诈	85
9. 姜夔的网上情人和我心中永远的疼痛	97
10. 舒光韬年轻的女友与我的赎罪情结	109
11. 来自背后的软刀以及两笔到期的巨额贷款	119
12. 美妙温柔的“三陪女”与一个有缝的大蛋	127
13. 突临北京的蔡晓茹和网上蓦然消失的冰冰	138
14. 一个利欲薰心的大傻瓜与悄然而至的法院传票	147
15. 艰难漫长的诉讼案和在網上失恋的姜夔	160
16. 奇货可居的氧化铝与惊心动魄的法庭陈述	170
17. 艰难的庭外调解与善设圈套的包蓉小姐	181
18. 强烈的负罪感及一个血淋淋的噩梦	189
19. 一闪而逝的冰冰和冤家对头手中的王牌	200
20. 清晰的窃听器与可怕的女人	206
21. 良心的发现和发现的良心	216

22. 残酷的商战与正直善良老学者所作的伪证	225
23. 神秘未果的约会和从天而降的横祸	233
24. 天作孽尚可为 人作孽遭报应	242
25. 尚未实施的计划和又一个兀自出现的冰冰	251
26. 冤家路窄与大导演的艾滋病狂想症	260
27. 恶魔般的慈善大使及葬礼似的生日聚会	271
28. 绝望之下的自杀和婚礼之后的葬礼	282
29. 深夜的敲门声和对手狡诈的手腕	293
30. 半道杀出的“程咬金”与闪亮登场的张冰冰	302
31. 匪夷所思的兼并和笑容后面的陷阱	315
32. 迟到而炽热的爱情与一个疯婆子的小插曲	323
33. 虚伪的舅舅与深明大义的女人	332
34. 瞬间的辉煌与辉煌后的沉重代价	341
35. 心灵的呼唤和派出所里的小冰冰	356
36. 又一张法院传票与百般无奈的对策	366
37. 一封绝命书与难以偿还的孽债	375

1. 一笔风险交易和 遽然而至的信任危机

最近，无论是谁，只要打开电视，荧屏上无不充斥着一些以公司为题材而编写的电视连续剧。这些电视剧情节突出，悬念迭出，无不带着血，含着泪，渗浸着奸猾。我十分佩服这些编导的良苦用心，他们旨在鞭笞邪恶，倡导正气。然而，他们的心地毕竟善良了一些，没有深刻透彻地刻画出当今商界中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残忍与凶暴，也没有描绘出有些人为了钱，为了一时利益，为了颜面而天良丧尽道德沦丧，在灯红酒绿中利用卑鄙手段和丑恶嘴脸来堆砌着金钱，演绎着人生。有的还人性丧尽，为了锱铢利益，连自己亲娘老子的钱也想赚都敢玩。令人可笑的是，在这些电视剧中正义者往往一尘不染，大获全胜，而奸佞者却坏事做绝，不是在那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谰语下被检察院传唤，就是自作自受身败名裂。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并非如此，那些吮痂舐痔心机用尽的小人最得势，而那些正直果敢恃才傲物的人却往往受到排挤诋毁，有时无立锥之地。我海国鹏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如此断言，因为我就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身心就在这滚滚的商界中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有何不知？又有啥不晓？我们顺达公司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也有着三个多亿资产，而且公司的注册地就在令人羡慕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

我海国鹏不是个正人君子，但也不是恶棍，我走过的是一

条混浊带有血腥味的经商道路。在这条坎坷曲折的经商路上，我和我的伙伴运用常人无法理解的伎俩击败了许多人，这其中包括政府官员和商界名人，从而从卓州一步步地发展到北京，使顺达公司成为一个有名气的大公司。人们指责我海国鹏不仁不义，说我不择手段，我毫不在乎，因为我毕竟成功了！成为令人敬仰的顺达公司总经理，成为一个骨子里充满农民的狭隘与奸诈的经济大亨。有媒体说我海国鹏代表的是中国农民未来的希望，因为我并不固守在那一亩三分地上，大胆地走了出来。可我清楚自己是个什么玩艺，到北京后不做秀，不声张，死守着自己那摊营生苦心经营。可即使是这样，顺达公司还是出现了危机，使我陷入绝望之中。

朱金明和蔡锦涛是和我一块从卓州黑旺山村走出来的，我们三人是危可两肋插刀，安便饮酒作乐的患难兄弟。他们分别担任顺达公司的副总经理，朱金明分管财务、人事和公司全面管理，蔡锦涛主抓公司的经营企划。两人做买卖潜质很高，多年来为公司出了不少主意，是我不可多得的左膀右臂。正是他们随机应变的机灵和六亲不认的阴鸷，才使顺达公司一九八七年从卓州搬到京城之后经营得比较顺利。尤其是在建国门外崛起的三十六层卓州大厦，成为了卓州人的骄傲！我们不仅在北京取得了涉外酒店经营权和境内外旅游权，而且还在朝阳区盖了个大商场——绿洲大厦租赁了出去。一时间，我海国鹏成了卓州乃至北京城区人人知晓的人物。我想再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涉足利润颇高的房地产经营。可是，对于房地产经营我们这些土包子一窍不通，必须招募一批人才来成立房地产公司。于是我就把这件事交给蔡锦涛办理，委托他先把房地产公司筹划起来。想不到几天后他就把方案拿出来。望着这仅有两页纸的投资方案，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妈的，蔡锦涛，你这

是在糊弄谁？我再不懂，也知道做房地产是件综合能力很强的事，两张纸就把我给打发了？我把那两页纸拽给他并告诉他，直接买房地产商已经竣工的住宅小区利润空间太小。我们就是再没有水平，也不能去吃别人嚼过的馍！谁知他告诉我，这个金果园小区非同一般，它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旦把握好这次机会，说不定又会狠狠地赚他一笔！我笑了笑说，北京精明的人那样多，这样的好事还能轮到我们？蔡锦涛笑了笑把那两页纸重新铺在我的面前，悄悄告诉我，国鹏，这个金果园小区离首钢不远，地理位置不好，所以金帝房地产公司一直没法出手。可是最近来自官方的可靠消息却改变了这一局面，使这个小区突然又炙手可热。我问，是不是首钢要迁往山东省日照这一小道消息？他点点头又说，还有消息说北京要筹建一个中国最大，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光谷，根据上层放出来的风说，如果首钢成功地搬迁出首都，许多专家和科学家都看好首钢的原址。所以据行家预测，那里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继北京的中关村之后，成为世界上最新最大最全也最现代化的科技工业园区！

“既然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金帝房地产公司怎么舍得把这么大的便宜让给我们？”我从椅子上站起，邀蔡锦涛坐到沙发上，“我敢断定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不错，这里面的问题挺大。”蔡锦涛继续说，“不瞒你说，我和金帝房产的一个副经理不错。我们那批钢材就是他给销售出去的，目前还欠我们三千多万元，没钱还，挂在账上。昨天我向他催了催款，他就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金帝房产之所以脱手金果园小区，因为他们又中标了一个大项目——中华大剧院，政府先期投入不大，所以急需他们先投入一部分。因此他们想脱手这个小区使公司的资金活起来。其底牌是成本价，只要先期能付百分之六十就可以成交。我大致算

了一下，这是一笔很合算的买卖，不仅我们的三千万抵了回来，再说一旦首钢迁出，发展前景将非常广阔，所以我建议将其买下！”

我的心有些动，“其他房地产公司有什么动静？”“城建和建华分别与金帝房产洽谈过，可他们手中都有在建项目，很难筹集那样多的资金。山东大全房产，河南中原房产比较感兴趣，但他们也在左右为难之中。”

这是个机会，也是个陷阱！关键是首钢会不会迁走。还有，迁走之后北京市政府将在那里规划什么？我摸起电话，要到何友平的办公室，想通过他来核实一下这件事的真伪。何友平是原市经委主任，我来北京后通过章一鹤认识的最大政府官员。可是他不在，他的秘书客气地说，何主任下基层去了。听口音很熟，我不由问道，您是不是小贺？对！我是贺秘书。请问您是哪位？我告诉他，我是顺达公司的海国鹏。海总，怪不得声音这样熟，你不是知道何主任的手机号吗，就打他的手机吧。我说，一点小事，请教一下您吧。他问道，什么事？我把首钢迁出和建光谷的事向他咨询了一下。得到的回答是，有这种意向，但还没最后定夺。至此，我似乎明白了一切。我真想把朱金明也叫来，一起为购买金果园小区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可他出差了。于是我们两人商定，这事不要急于定夺，多搜集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待那些不确切的因素明朗之后再决定。经过一个多月的缜密调查，各方面的信息证明，为了申奥成功，为了减轻北京的大气污染，首钢迁出北京已成为定局，即使不迁山东，也会迁往其他地方。至于首钢迁出之后那里会不会建一个高新科技园区，目前确无规划。我还是不放心，因为那毕竟是两个多亿的高投入，一着不慎将悔恨终生！我又悄悄派人 against 金果园小区进行了评估，发现了许多陷阱和猫

腻。但综合起来看，整体接手还是有利可图。见时机成熟，我就和蔡锦涛与金帝房地产公司正式接触，经过三番五次讨价还价，我们顺达公司终于以一个令人垂涎的价钱把金果园小区全部买了下来。可是，我们在这笔交易上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没有与朱金明正式打招呼，埋下了一个很大的隐患，从而铸就了顺达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信任危机。

最终首钢没有迁出，金果园小区我们接手之后非但没升值，即使原价也无人问津，两个多亿的资金一下子就压在了手中。蔡锦涛后悔不迭，说，他想辞去副总的职位以此谢罪。我没同意，因为这件事不能光怪他，自己也有责任。看来，准确无误的信息在任何领域任何时候都无比重要。最早金帝房产是掌握了首钢准备迁出的消息才敢于在那里投资，后来不惜代价把这个包袱甩给我们，也是准确地掌握了某种信息。蔡锦涛的辞职还有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人说他在这笔交易中拿了金帝房产二百万元佣金。我不相信蔡锦涛会那样做，因为他一直讲信用，对我对顺达都忠心耿耿。从某种意义上，没有他蔡锦涛也就没有我海国鹏，更没有今天的顺达公司！他怎么会这样去做……也许，他确实需要钱。也是，多年来我一直在报酬上对蔡锦涛和朱金明这样的高级管理人才那么抠门，每月仅几千元的工资，从来没有考虑到年底或者季末奖励一下。唉，现在就连那些国际化大公司都在想方设法以股权来笼络人才，我怎么还在以哥儿们义气来管理公司呢？也是，在今后的分配中我必须在经济上把等级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想到这，我打电话把蔡锦涛约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蔡锦涛来了，轻松地坐在我对面，“国鹏，我辞职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考虑好了。”我递给他一颗香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和你商量件事情。”

“什么事情？”他瞅了我一下。

“我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一直缺乏，我想把我的外甥姜夔安排到公司，你看怎么样？”我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我姐夫因工伤亡走得早，姐姐拉巴着他也不容易，好不容易大学毕业，来到卓钢，干得不尽人意，最近辞职了。”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

这时，秘书悄悄地告诉我，市检察院两个人在外面等着见我。我让他们在外面候一会儿，继续对蔡锦涛说，“专业虽然与公司的业务风马牛不相及，可他年轻，有很强的可塑性。”

“这样说你是真在征求我的意见了？”

“那还有假。”

“好，我就表个态。姜夔不仅可以进我们公司，而且还可以接替我的工作。”

我一听烦了，瞪起了眼，“少和我玩这一套，你怎么知道姜夔要接替你的工作！”

“事情明摆着，人还没走就有了明确的人选，并且还是自己的亲戚！”

我愣了，立即明白，蔡锦涛是非走不可。天要下雨娘要改嫁，连伟大领袖都奈何不了的事我海国鹏怎能左右得了呢？唉，还是听天由命吧！

“好！我批准你辞职。但临走之前你必须明确地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拿金帝房产的二百万元佣金？！”“海国鹏，你这是什么意思？！”蔡锦涛气势汹汹站起，一副要打架的样子。

1. 一笔风险交易和遽然而至的信任危机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再明确不过。如果你收受了那笔佣金，我现在就可以接受你的辞职。但二百万对你太少，你离开公司的话，我还可以再给你追加二百万！因为顺达这份雄厚的家业不是我海国鹏一个人的，有你的一份，也有朱金明的一份。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蔡锦涛怎么样我心里清楚，别说你没有拿这笔佣金，你就是拿了，就凭你蔡锦涛多年来对顺达公司的贡献，我海国鹏不仅不去追究你任何的法律和行政责任，而且一旦顺达公司能顺利地实施股份制改造，我海国鹏还要把你的那部分股份一文也不少地交到你的手上！”蔡锦涛愣了很长时间才说，“谢谢你的信任，国鹏，如果我蔡锦涛没有接收这笔佣金呢？”

“那更好说，我们三人就继续把顺达公司做下去。”

蔡锦涛深思了好一会儿说，“那好，就让我再考虑一下！”

我高兴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这就对了！明说吧锦涛，我离不开你，顺达也离不开你！”

“好吧，既然你这样信任我，我就留下来。请相信，我一定会用事实来证明我的清白！”

蔡锦涛走了。两个检察院的公务人员走了进来，他们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们是来调查蔡锦涛非法收受佣金这一案件，希望公司尽力配合。我不由一怔，问，能问一下是谁向你们举报的吗？他们面面相觑。我又说，我是顺达公司的总经理，蔡锦涛收受佣金的事我怎么不知道？检察院的两名同志也感到莫名其妙，说，你们公司的副总经理朱金明报的案，难道说他没有经过你这个总经理的授权？我笑了笑对他们说，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但这仅是一种传言，我们讨论过这件事情，一致认为蔡锦涛收受佣金的事没有一点真凭实据。没想到，我们公司员工原则性这样强，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向你们报了案。

二位，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内部再协调一下，然后把结果转告你们？两人一听犹豫起来，说，检察院已经立了案，而且抽出专人准备对这件案子进行调查。见状，我马上满脸堆笑说，这我很理解，你们是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之后才展开案情调查的，但无论怎么样，办案一定要尊重事实！两个检察院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也没有说什么，最后也只好尊重我的建议。

送走检察院的人我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之中。也是，朱金明这样做有着一定的原因，因为他一直不服蔡锦涛第一副总的的位置。蔡锦涛比朱金明长几岁，创业之初当他们两人把我抬到总经理的位置上之后，我就非理性地按年龄排定了他们的座次。当时也只有这样，因而也就留下了这个祸根。多少年来，这个矛盾一直存在，尽管朱金明也是个副总，可他老是为排在蔡锦涛的后面而不服，他曾对我说过，其他公司的第一副总都是由掌握公司财政大权的人来担任。每每这时我都装糊涂，就说，我并没有在文件上或者会议上界定你们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没想到朱金明一直把此事挂念在心上，现在他终于站了出来，并且是用这种更为恶毒的形式在彻底地表达着他的愿望。我的心在流血，肺要爆炸。也许，正像人说的那样，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孩子，不管有多大的天分，无论怎样努力都将成不了大气候！我想挽回这种局面，用宽大的胸怀去化解掉这件事。于是我打电话把朱金明叫了过来。

“金明，刚才检察院的两位同志来过。”

“是我让他们来的。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可以说什么都没谈，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这么说你不同意我对蔡锦涛起诉了？可是，那天开会时你并没有明确地反对！”

1. 一笔风险交易和遽然而至的信任危机

“可我也没有明确地表示同意！金明，你和锦涛多年来一直是我的左膀右臂！我的心情你应该理解，无论什么时候，我不想你们其中一个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

“可他蔡锦涛的心早就黑了，他吃里扒外，把我们公司弄到这种被动的局面，要资金没有资金要信誉没有信誉，这次绝对不能把他饶了。国鹏，你不要担心，我的手里有蔡锦涛接受佣金的物证，你放心，到时候一定会让他口服心服。”

显然，朱金明在忙完了公司的业务之外，在这件事上也下了不少功夫，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可我知道，我虽然是顺达公司的总经理也是他们意识中的大哥，可强行制止是不行的，因为朱金明想整倒蔡锦涛并不是一天半天的事了。我若明令制止，是不明智的。于是我只好对他说，“金明，我也不好强求你。既然你已经去检察院起诉了蔡锦涛，我也无权加以制止。但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你不能以公司的名义，你只能以你个人的名义对蔡锦涛提起诉讼。如果你是以公司的名义对蔡锦涛进行了起诉，我希望你现在就去检察院把起诉的主体给我更正过来。”我的话有些发颤，连我都感到非常严肃，并且透着足够的威力。

“这样说，你准备原谅蔡锦涛?!”

“对！我认为这样做不值，不就是区区的二百万吗?”

“什么？区区的二百万？可为了这二百万他蔡锦涛给顺达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经济损失又何止这些？国鹏，这次我们一定要除掉公司内部这个蛀虫！否则，我走人！”

“够了！”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竟以离开来要挟我，“实话告诉你朱金明，顺达公司是我们三个人的，你们谁也别想走！你和蔡锦涛都是我的好兄弟！手心手背都是肉，请你最好不要逼我！”

“我明白了!”朱金明用两眼紧紧地盯着我,“若这事要是犯到了我朱金明的身上呢?”

“同样,我也宽容!”

“好,够义气!对不起,我还有事,告辞了。”朱金明气乎乎地抬腿就往外走。

见把他制服了,我的心里好不得意,“朱金明,你给我回来!”

朱金明仍带着气往外走着,“你放心,我会到检察院撤诉的。”

“我不和你说这个,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和你商量。”朱金明终于回来了,我赶忙抽出两颗烟,递给他一颗,“金明,有件事我想单独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什么事?”他猛吸了几口烟,“总不会也是金果园小区的事吧。”

“你猜对了。这是我们公司面临困难的一个症结。我想把这个小区交给你,希望你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推销出去,盘活我们的资金。不要亏得太多,底线是原价的百分之五。”

“你说得很对,就是稍微亏点也要把这个包袱尽快甩出去。否则,亏得还多。”朱金明认真地沉思片刻,“国鹏,你把这事交给我,就不怕我和蔡锦涛一样狠狠地做你一下吗?”

“你若是有能力,就做吧!我有言在先,只要能保住我们的底线就行。”我知道朱金明肚里的坏水很多,但还不至于做出对公司不利的事情来。虽然他今天发浑,想把蔡锦涛逼走,其实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顺达公司股份制改造之后,我一旦成为董事长,他想当总经理。试想一下,一个想当公司总经理的人,怎么会在关键的时候去拆公司的台呢?接下来朱金明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可把丑话说到前头,我要是给金果

园小区找到买主，价格行不行，条件合适不合适，到时候得由你拍板。”

“好，我来拍板，出了问题我负责。”接着，我又告诉他说，“我们和锦涛已很长时间没在一起沟通一下，今天晚上我们弟兄三人就好好聚一聚。还是汇丰苑，我请客！”

“对不起，我已经有约了。”朱金明淡淡地说着，站起欲走。

“你少给我耍滑头，六点半你若是不老老实实给我去汇丰苑，看我不收拾你！”

朱金明离开了我的办公室。我感到非常疲惫，全身酸疼四肢发胀。我明白，虽然我把朱金明这头难以驯服的邪驴暂时控制了下来，可他还不服气，仍对蔡锦涛收受佣金的事有意见。但今天汇丰苑他会去的，因为从感情上来讲我们毕竟还是兄弟，而且尚未撕破脸皮。

2. 苍老的叹息与 不期而至的老学究

朱金明走后不久，我的办公室里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张良之先生。老先生今年七十来岁，个头不高，头发全白了，他背着一个大旅行包在一位小姐的引导下，直呼着我的名字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要不是卓州大厦的保安事先向我通报，他这副落拓而衰老的模样我还真有些认不出他来。我的心一颤，我的天，他就是张良之老师？我连忙从老